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四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八首

明故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陳公墓志銘

上二年夏六月晦廣陵陳侍郎卒于家撫臣以聞下卹典如令甲三年冬十二月　賜葬西關端平橋之陽嗣子河南府推官大科先謁王司寇爲狀許賛善爲表矣盖司寇爲公門人而公子則又賛善門人也往賛善語道昆志非司馬不可及道昆得請歸省一切避徵辭而公子從介兴叔原爲之然惟懼弗得乃

述公所自著事略係其後凡數千百言道足故鄉陝
公爲人自昔詳從公弟完同籍乃今先之以贊嘗中
之以吳生即有成言何敢終避遂按事略而爲之志
蓋庶幾足徵云志曰故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陝公
堯字敬甫其先通州人生有貴徵鄉先生鄧參政棨
則自髫華奇之矣始在外傅日誦千言斷而衆生驚
中就州試高通州鵬得公喜飯公郡齋肽從授公尚
書立盡二三策無所失高入語捆內捆內遣蒼頭召
見之蒼頭辟呵語公入見夫人弟叩頭謝公艴然怒
叱蒼頭高聞而愈益壯公此其器不小頃之督學使

者行縣覆試公大奇之會臚列列邑諸生方以次進
使者置公坐側則以首卷授公既而目公問何如公
不對使者𣊡然咲曰此不足汝邪退語人曰孺子難
下人僅補增廣踰年而後廩食嘉靖改元壬午公舉
于鄉十四年舉進士部尚書試　世廟議公宣言曰
尊親宜莫如循禮宗祧之謂何夫以世則　獻宗得
禰　孝宗其昭穆同也異日者祧　孝宗則以　獻
宗祔比歲大祫則並出主祫之於禮得矣部尚書當
公議卒莫敢持始爲郎則以水部出治清江浦所至
番擇便利人至今法之巳亥轉虞衡司員外郎旋進

營繕司郎中介　世宗治行宮肇華城公與同舍郎爲植公力言徵商不便第罷勿徵同舍不以爲然徵如故比卒事公視同舍省數十萬緡無何復領大高玄殿之役故事諸内豎徒屬悉竄將作籍中公晨入操籍而名比及期按籍而糈故事内府徵材用部議率以三之一例之公笑曰此愈例則彼愈勝此直爲彼狙也公獨操心計通有無用軏鳩工不豫計而事事辦所省又數十萬緡比論功公獨避舍不入於是諸同舍皆擢去公僅得賜金壬寅出守台州居五載治行爲東省第一部使者四上之會責公子奪婺人

田公不假貸遂中公蜚語量移南安公治南安如治台州得民愈甚朞月而郡大治事在循吏傳中戊申轉長蘆都轉運使居五載人人為公望之公咲曰使中大夫轉運佐　國家之急何望也故太宰萬公自南都過公公署公署一新太宰喜曰今有司率以遷廬視官舍而以磐石視私家君不其然賢矣賢矣尋轉廣西參政蓋出太宰云又三年轉貴州按察使時方程材木取丹砂使者相望于道公獨持議毋罷荒服以稱　上心丁巳以平冦功　賜金幣戊午轉雲南右布政使仍轉廣西左布政使公以粵蹕遠而法

弛務張之諸宗室必待報而後食祿毋先期請逹目必籍長子而後支糧毋關出先是公爲按察宣慰使安萬銓遣撫州人王天爵賫御史於家御史佯怒萬銓下天爵吏意屬公釋天爵公寢不行於是列萬銓罪狀請治之公獨爲之持平無所問及公在粤而按粤者爲故御史鄉人於其行故御史授之指甫入境輒笞司吏以嘗公公咲曰御史殘我邪乃公直呑雲夢八九耳御史終不得公隙乃罷公居三年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時袁州納賄四方獨言不識陳巡撫袁州尋敗公歎曰嗟乎余居郡且室不容

居潘臬部使者將不利北受疆事執政不見知然卒
無奈我何命也六番招討二子爭立其黨各操兵公
檄長子楊承譽襲父官散其黨鄉民以白蓮教上變
境內譸張公逮首事者繩之散其黨雲南土舍鳳繼
祖叛亡入建昌彼中購之千金詔捕之蜀公言滇阻
水終不能加蜀兵藉令兵自蜀興是蜀買滇禍也卒
按不發繼祖歸蜀吏多舞文率火廨宇滅其籍公廉
得姦狀皆伏誅癸亥轉南京戶部右侍郎尋改工部
兼憲職總理河道比歲水溢奏蠲江北橋草河夫逋
賦三萬緡會黃河由淄溝入漕於上流數十里貫以

萬計者二方議與工適河水出飛雲橋淤悉衝去其後淤沛下百二十里大害漕公遣小艇得古衕伊刁陽湖遂引漕舟悉由湖陵城入即河塞漕如期公已改刑部右侍郎既代輒疏引疾不許已復轉左侍郎遞進者三始得請先是以三品最贈祖純德父尚忠皆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祖母徐淑人封母邵太淑人內子朱淑人冢孫遇以任子入監嗟乎公拓落守官恒歲久不調卒之都列卿備上典終不以其故淹公人言公不取苟容其操心則長者也出守婦視諸令無勃谿遇群吏嚴吏人人

困比歲至纍纍然皆得以無罪行倉掾爲市猾所留
公悉遣去皆得再命當在粤御史故㷀公陸川令康
建勳行金三百間御史事覺御史出百金發之公庭
詰建勳建勳語侵御史急公私計曰即面不諱謂夫
已氏何卒留建勳不解御史臺亦終不聞御史當在
蜀詔列庶司不肖者以聞公上政府書謂毋已甚其
畧曰天之生大賢大不肖皆不數惟中人居多中人
有兩端或有志而未諳則受欺或有才而躁施則受
忌此兩者罷使之亦可爲賢求之備亦可以爲不肖
姑置之以觀其後可也執政不能用聞者以爲讜言

公少從高陵呂先生游既仕卒以文學飾吏治所至
輒聚徒講業以故吳粵川濟之士多成材台州立正
學祠專祀方孝孺成都專祀故督學儀封王公于大
益書院黜故大學士萬安嘗疏請修宋尚書禮治河
功宜視陳恭毅得專祀會有疾不果上其議迄今始
行公負直方不失跬步比遇形勝未嘗廢游覩南安
爲公築醒翁亭于龍屏山則以公當廬陵直不飲耳
公喜因號醒翁嘗就里中築紫薇園且將爲方伯菟
裘計後八年始家食乃復葺之公日涉園誓將從此
老矣公子又言公自嘗室臨癸未嘗不哀始入官太

淑人幸無恙自省之郡必奉太淑人行既而太淑人春秋高輙留内子代養公出入西南垂二十載終不以家從及太淑人季年帑力引疾歸養歸七年而太淑人歿公以白首盡哀遇同母弟二人不啻手足公始有產奈何令仲季獨亡輙割居室二區負郭之田數百畝則以太淑人命予仲季女兄有子而窶公養之終身從弟元貧給毋錢糊其口鄉鄰有急輙周應之厚報邵恭政公後人久而弗勸歸休十載所部遞疏於 朝天不憖遺公已矣疾既革琅琅語家人曰余竊焉孤不自意得至此乃今飾巾櫛下幸得保身

完名猶及見仲以子大壯封員外郎大壯官二千石
季舉經術又吾兒理河南非先世寵靈宜不及此第
語二子勉矣毋負　國家吾年七十有三瞑可也瞑
可也公舉丈夫子一即河南女一人字郡諸生曹昌
順河南受室凌氏舉孫子三人孫女二人長孫即遇
次述次運其婚嫁皆世家狀備矣銘曰瑟而細行擇
地而趨博聞多蓄公則具區歸而山立砥礪廉隅如
山藏疾公則岱輿曳踵難進蹜蹜徐徐櫝藏無鈇公
則璠璵三旌九閈云胡不居繩繩子姓公則前驅大
海爲隍長淮爲瀆析若之華爲公丘木

海寧陳處士曁配王氏合葬墓志銘

海寧查氏陳氏世為婚姻其先皆出吾郡歲甲戌陳伯子與郊仲子與相並與計偕伯子舉太常第三人出理河間尋以當室奔王毋喪又明年則舉喪而祔王父乃持查恭知所為王父毋狀謁志若銘不佞善河間習恭知謹按狀而為之志昔在永樂陳自歙徙海寧處士父晃毋俞舉子五處士為中子名經字仕綸幼從仲學為儒伯兄獨任家秉處士故多病父未之奇年十三會伯兄當部邑賦處士察伯兄有難色釋業請行諸同曹率倚辦之事卒辦父自此多處士

能子使佐伯兄處士既婚得里中王氏伯兄獨手劄諸弟產予有差處士無後言躬率王由力作起伯兄遣處士爲縣吏時縣官方厚客奉市私交處士心薄之而歸語王宅日必傳其罪吾黨王曰固也君惡用刀筆爲哉第孝弟力田脩弟子以經術足君事矣於是處士罷爲吏退築室而耕盖徙室者三室浸廣室西南饒美田宅諸豪據之處士顧以然諾傾諸豪多附處士諸豪有急往往從處士出錢居無何田宅悉歸處士既又之海上治鹽筴業益饒而王獨操梱內權攻苦愈甚仲數以豪舉扞文罔處士率盡力借交

解之故韓太史授室里中困飲博處士爲太史具資斧進三十金太史固辭異日無能爲淮陰報處士處士謝曰先生天下士第爲北裝何報也及太史貴終身不復與通歲饑諸惡少聚族而剽處士面叱曰若等皆良家子何一旦作姦惡少挺劍而前將刼處士處士攝衽起曰若等能殺我即死士師不能吾不避若於是諸惡少皆反走旦日蒲伏處士家處士曰嘻何前慓而後靡也皆曰我等幸一逞以嘗處士顧終不能有加退而懟自傷猶將待處士舉火處士笑曰善吾幸而足終不令里巷有饑人遂如券給毋錢謝

罷惡少處士故博洽作書法趙文敏稱詩法杜少陵季年益習形占星曆及少弟令固始伯仲有子舉孝廉者四人處士二子長中漸次中濟皆籍博士處士呫呫自喜竊歎曰往吾婦力贊吾以經術授弟子乃今壹如婦言於是處士不問家獨喜結客諸客以善書善詩善形占星曆至者輒供具盡客驩人言處士故以此薄縣官令忘之矣處士曰否彼以民力吾以歲羸彼以納交吾以適志何不可者縣大夫高處士之義則以鄉射賓之處士匿田間卒謝不往縣大夫上所部授章甫于家處士始一服謝縣大夫終不再

御晚卜兆滓江之曲負坎抱離語妻子曰後此十年
歲月日時皆集癸亥即樹墓封乃公矣癸丑某月辰
集于房處士以期示家人當捐館舍乃悉出楎椸篋
笥召門內外親分給之戒曰明發不可不早來訣質
明皆會出婦女于門召孫與郊與相前執其手命曰
吾聞陳在異國八世寖昌吾宗自始遷以及爾曹于
茲八世世世力善宜必昌且吾少弟若諸子先之業
有徵矣昌吾後者其在爾曹言終正衣冠而瞑距生
成化辛亥年七十五云越十年封樹如期其兆吉先
是處士有女歸諸生徐縣女舉女甥年十二矣會島

夷大人從然出走避之及河鼓聲急女屬捫以目捫先女相繼自沈事聞載郡縣志其後處士二子皆即世獨王毋春秋益高人言諸子女先亡視昔盛時門祚異矣傷哉耄也幸自寬毋徐徐應曰即不幸諸子女并桮棬幸諸婦率諸孫曾具在乃今爲孫者七人爲曾孫者十二人食指益集且先夫子言之矣待吾孫而大吾門及河間起家毋大喜語家人曰吾後夫子二十年則諸孫以也乃今可以報地下遂以良月終其生長處士者一年享年九十五矣不佞雅游東海其士翩翩吾郡都上游其士慷慨多奮發處士季

年好客則其俗然視彼波流殆不可同日語矣及其
遇諸惡少猶有倜儻之遺風徐氏女若甥亦其烈也
卒之洋江得兆庶幾寤寐不忘故鄉固宜吉矣銘曰
洋之陽覽德煌煌來集來翔自天子鄣維以永昌洋
之滸爾農爾賈名立士俯昭茲祖武嚮用純嘏洋之
濵君子有淑時鞠時育王毋壽穀受茲介福洋之濆
蔚有聞孫箎羽爾騰拾級爾登予曰有後昆

海寧處士祝子厚墓志銘

海寧祝孝廉紹介而見不佞匍匐請曰以庭不天先
子未艾見背乃今將以某月某日奉先子喪殯妣果

山顧以庭疾不及哭死不及歛擢髮有餘辜矣所爲先子不朽者其惟司馬公之銘往聞祝氏之連周陳邑中若屈昭景惟是周氏陳氏不佞業巳銘其墓矣其何辭于孝廉無何不佞病凡十挾日病未平使者相望于門以迫期告不佞無以逭諾責讁力疾按孝廉狀爲志之銘之志曰嗟乎此海寧處士祝于厚墓也于厚世家表花里祖禰遷以進士起家祖萃事孝宗歷督學進參政禰繼皐事　世廟守司馬尚書郎辛卯禰量移池陽繼安人高氏舉子有異司馬喜自負吾先有世德兒當愈益厚之遂以世德命之名

它日字之曰子厚池陽太守侯公雅善司馬試使之
啼笑曰何物寧馨固應父我然而翁亦長者是宜子
寧馨當是時子厚業已有兄而太守未舉子也及北
讀舍中藏書誦聲琅琅中鳴琴司馬臥聽之喜無何
司馬卒既祥始在外傅胠篋中日千言年十七籍諸
生名隱隱起邵比部經邦以論劾張文忠被譴居常
高視諸搢紳而子厚獨當比部心從之受室嚴太守
寬稱良二千石正色以遇博士諸生得子厚笑大奇
之曰余柰何從諸生而得祝生是且不爲諸生矣會
高安人即世子厚將不勝喪於是乎入而治喪出而

當戶困甚會桀黠奴苦子厚安能復事詩書久乃悔
曰孤遘閔凶將不能世其家學即大負吾舅勿恤矣
其將如侯公嚴公何乃自梱內謝外言壹意脩博士
業時戚少卿元佐居檇李以治易名子厚具册陳幣
以逆少卿里中而授之室北面請曰某故泛駕願受
馳驅既而試有司復不利間出其語覲都人士都人
士目攝而咲之夫夫呫呫六經殆往而刖耳不有陰
符冲虛南華者乎子厚守其師說卒不爲陰符冲虛
南華亦終不售諸少年數齮齕子厚子厚輟業應之
又疸作將聽命于醫數廢業客說子厚令入貲進上

舍他日取墨綬不難子厚撫孝廉咲曰客欲墨吾綬乎異日者恐與吾名俱墨耳不佞幸哉有子即華綬猶將掇之何墨邪遂建樓居居孝廉日討而訓之夜分乃寢雞三號語如故以爲常嘗言學者何患不富貴乎顧茲儻來直潮汐一漚耳漚生潮不爲盈滅不爲減若滅若沒全潮乃見彼僭爵自多則涔蹄也其何以語于汪洋孝廉唯唯丙子孝廉舉于鄉子厚遂移書謝學官去王方伯高其義乃奉令甲令得具博士衣冠檄下有司竟不拜孝廉與計偕而北子厚送之吳門顧謂孝廉若行矣吾欲與若復聽東樓雞聲

可得乎明年子厚病病甚顧命中子以郭毋忘先世遺書遂卒得年僅四十有七耳孝廉既畢試事待命公車越三日忽心動促行返廻望門而見幃堂問考氏飾巾之期即其日也子厚恂恂儒者衣大布若不勝及其遇本宗號數之親顧多大節事伯兄惟謹歲時扶掖飲花下盡其驩兄子以庠既就鄉辟壽中蝥者子厚散橐中裝爲白之久而不平泣淫淫霑枕席叔毋周寡而老迎事于家爲營助子錢既沒殯而歸其貧宗人不任徵發有司急治之子厚嘆曰是傴僂者皆吾宗不掠死則庾死吾固非饒益終不能以塗

人視之乃操書致示諸豪欲吾産者予吾直得直爲
代輸公府出宗人即減家人産者五之三無所問項
光祿錫故爲參政甥則自諸子行而善子厚既爲子
厚置居室不責其償子厚雅謂孝廉終不敢忘疇昔
之報及孝廉既樹棹楔相萃雪涕拜墓下併歸子毋
錢平居惟退讓爲兢兢惡聲不及犬馬遇狗屠馬醫
無敢慢往往折節下之顧生未究所施奴不免於殀
惜哉子厚生子二人長娶徐比部禾女次聘馮參政
皐謨女女三人長適朱副使瑞登子次適董御史學
子次適徐比部禾子孫男女各二人狀備矣銘曰孰

爲爾前有祖有禰孰爲爾後有子旖旎中立伊何爾光爾啓爾年未中爾澤瀰瀰爾材未庸庸有濟美妙果一區吉祥墳起誰其銘之大鄣東里宿草爲期王章有斐

明故孫節婦墓志銘

在郡志休寧草市孫偉籍諸生娶於吳吳年十七更十年而偉殀則以二孤屬吳吳守節終身立二孤昌其後迄終老中外無閒言隆慶初　詔賜節婦粟帛今上紀元丙子秋九月乙巳節婦以天年終益年八十一矣其後得胡文學仲雲所爲狀而知節婦益詳

初處士忠護女於孫裝甚具節婦則以夫君儒者吾其爲士人妻遂屏故裝服革布孫喜自多其得少君云孫故負才有大志下帷而攻舉子業發憤忘勞久之病瘵節婦宵衣而侍湯藥凡三年時伯子文紈生七年仲文繪五年舉一女始孩耳及病革孫執節婦手訣曰吾子貞不難相從地下此直殉名者之爲烈也俱死何爲妻道視臣道同立孤視守死難矣幸吾子力其難者子之年即吾年惟是藐諸孤屬吾子矣節婦爲之飲血屢絕而甦則用夫君命保二孤僅不死即終喪比日哭如是者餘十年及舉家孫哭乃已

孫家世受積若起矣與節婦悉授主計者任之而自持家秉舅老而好客日從冢婦供具不失舅雖退而裕諸子女衣餔之而躬自攻苦比年量租入以爲出一切取諸宮中即吳興歲屢饑秋毫無所預及二孤長殖愈滋於時里族務紛華以汰相尚而二孤負俗爲儉其齋用一如中人之家卒致不貲咸毋力也二孤既舉孫承教承嗣承業業已勝衣節婦語二孤曰未亡人不夭遇若等務姑息顧能食而不能教故若等不能讀父書祖服之謂何是在諸孫矣於是悉遣諸孫就學亦既斐然有章季年見曾孫者四後益昌

皇今歲至後一日二孤奉節婦喪殯瑶山之陽則遣
諸孫介仲雲來請曰昔巴婦以彼其富賓于秦庭孫
毋從一而白首終焉其節著矣觀其制歲用於梱內
未嘗闚人外羸殆亦薄清不為著也明公方有意鄉
國祭人倫而規矩之惟茲志若銘則明公事余方發
文畧無求同之言乃今信而有徵則仲雲之狀在且
其詞順義可以銘銘曰待年而笄兮十有七十年而
寡兮躬逞恤屬二孤兮恃爾立寧盡死兮殉朝夕矢
終身兮心匪石登大耋兮如疇昔璧全歸兮縝以栗
從九地兮夷且懌誰其銘兮邦司直亘終古兮如皦

日

明故節孝胡毋汪氏墓志銘

余里居雅聞胡氏有令毋毋而孝廌受室于蔣其室爲余内子兄孝廌再以縗絰謁余皇皇然有請也其言曰孤始孩倍先處士惟是諸孤之不蔑俁祀則吾毋食之教之往年毋棄諸孤蓋春秋七十有七諸孤圓毋不朽幸得狀于吾宗直指君茲卜兆某山之陽卜某月日有事封樹惟茲墓下之石敢藉手明公余故莫逆於直指君徵其言信矣按狀毋爲稠墅之自出益系吾宗毋生十年而失恃即時時孺子泣顧善撫

幼弟鎬而兄之嘗聚族而觀之賈人過里中蓋唐氏以兒弟省墓毋嘖嘖歎曰某惜乎不為男兒即男兒當如此矣及歸處士而處士方具父毋大父毋徧蒞之毋婉婉順承周事無所失姑歿事後姑如姑王舅姑獨多毋能屬毋以冢婦當戶毋固引避歸後姑處士故多材嘗帥邑人部歲賦暴疾作歿都市中時年二十九毋有息子七人矣毋聞喪欲自殺誓不獨生里婦從容諫曰夫亡與亡孰為寡鵠夫子之子七矣孰為鳲鳩毋入其言頹不死時諸子或在襁褓或在襟裾乃若授衣命糈脩雉委禽惟是嫠人一手一足之力

耳既爲諸子納婦立諸子而訓之曰爾考氏捐爾曹盍中道歿而毋義在俱死無若是髦者亂者唯唯者呱呱者何乃今藉考氏之靈舉有婦矣爾文御爾文徵爾文衍其業賈爾文循爾文術爾文健爾文獨其業儒第令賈者力生儒者力學克爾家有日矣而毋庶可以謝爾考氏地下爾曹勉之當是時大都長者受賈少者受儒獨衍少于術則其材殊也鄭辰州方以躬行爲教毋遣循師之諸子因辰州而及東郭鄒氏緒山錢氏之門與聞聖賢之學久之諸子各有所就業家浸阜昌王舅業已謝番禺歸居庭嗃嗃顧獨

善毋苦節而貞重以仰能婦而俯能毋也會毋年及指使男詠柏册美之無何男寢疾毋率諸子婦視湯藥夙夜不懈於勤男心銜之疾革乃題壁曰冢子含中守禮善養孫曾知行孝弟庶幾崔山南之風因割遺産以旌其孝及男歿毋力疾哭奠盡哀居頃之芝草叢生庭下處士之沒[illegible]共矣有鵲巢於南榮里人曰吾知其所由來胡氏毋以安節亨矣于時文循文徙籍郡縣博士文衛文衡籍廣信皆諸生甲子楚耿中丞以督學使校部中文循文衡同授廩丁卯則四子皆待命澤宮而文衡舉春秋第一人歸報毋毋咕

咕喜曰有虞氏之典獨先季東然而今而後而毋可以謝而考氏有辭矣郡縣學官子弟上毋狀守令表其閭曰賢節云先是諸子始勝冠毋語之泣爾考氏鮮羈旅殯或不良里俗逆鮮者弗即于家弗及帷堂而哭爾曹第彌縫其闕庶毋傷厥考心不然毋死且不瞑及諸子壯乃職良木易纊而襚之迄毋以天年終諸子故君老姚帷堂而哭如初禮孝無又言毋雖出名家子由來管事佑[illegible]掇短長及其引當否上成敗析是非一一自悃内筴之[illegible]無遺筭即稱引禮法往往冥合古昔不啻夙儒故其豫舅姑猶夫子立諸

孤以成名婦順備矣淑人君子毋庶幾焉銘曰毋以
婦服勤舅書之庭毋賢而節有司書之棹楔毋儀不
忒柱下書之宗祏得吉土而毋歸藏司馬書之玄堂

勑贈安人徐毋譚氏墓志銘

守君生五年爲歲巳酉歲二月十日安人倍守君越
十九年戊辰守君成進士壽舉高第隷大宗伯爲尚
書郎壬申　今上即位則以上　兩宮尊號贈尚書
郎毋安人又五年出守吾郡自丁至戊坐不孝有毋
之喪守君一喑倚廬再弔三奠壽以　卹典得請奉
詔令臨封樹祭之明發有懐垂涕泣而語不孝安人

爲位也毋稚子不能爲毋也喪卒使聖善無聞是終
無毋也願司馬志矣往家大人主卜業巳葬白竹臺
形家有遺言且將更卜願司馬銘矣往不孝問楚俗
未及知安人顧數奉教于守君其述安人者甚具安
人譚之自出家世望景陵毋聶息女三安人季也聶
故操二女肅不飾教即扶之季獨以孝謹得親驩無
所督過聶自言得男如季女譚其興乎譚故饒聶且
憐季既字而裝甚盛歸于徐安人姑有家姑熊殁而
危繼也則事危如事聶孝謹有加時服必當揮椸時
食必當匕箸危宣言吾爲姑後若爲婦新他人婦無

若吾婦良不後姑矣于時食指日聚脫粟不厭安人
故糟膏腴弗以爲轂日從諸娣姒會食腹果然甘之
諸娣姒多出閭右家競服御安人獨衣大布笄珥有
常歲時則胼手爲諸娣姒先躬鍋釜簋籩豆里中女
或挾其有遇良人不賓安人則以身下承德公自比
桓孟家人齋用浸廣歲比不登承德公僅一儒冠務
振近屬之急安人亦傾橐助公施不給則脫故裝于
是舉宗得公公得安人矣安人與諸娣姒俱無私蓄
及分執爨始終無違言居梱以內不矜而莊燕見不
褻燕笑不矧遇媵人由由然使各得所遇內外暨煦

煦然兒子畜之比飾巾行年三十七耳守君始艤華覿焉而哀時姑在堂夫子在次諸娣姒在帷內門內之親在庭內外暨在廡門里婦在巷閭安人不復莫不皇皇創鉅者號痛深者慟亟見者哭泣罕見者歔欷四面而繃守君拊其首辟眄而與之語各以其戚戚之爾毋亡爾王毋無婦矣爾諸毋無娣姒矣爾父無耦爾曹無依爾宗無宗婦之賢爾廝豎無內主矣乃今而憶其言之悲也吁嗟乎哀哉守君又言吾毋左右家大人起家受文學舉兄成脩受諸生成位無良受二千石既晉受室則冢婦能為先大毋從孫

汪且封安人矣舉孫者四則熊三人汪一人其婿樵皆有成議顧家大人仕而毋不祿家大人且老而毋不偕諸子諸婦諸孫咸在而毋不逮傷哉毋也不孝蓊與守君同戚寧詎敢以不言爲辭其志如右其銘如左銘曰燕喜魯侯厥有壽毋君侯南輔宜無讓魯胡捐栝棬中道而阻哀此終天乃庚堂斧薄言庚者在沔之陽雲土崇封漢水周防毋也罔極有禕有翟宅也罔極有窀有穸以斯爲壽其壽可知昭茲來許百世爲期

先師邵次公墓志銘

世儒以明經升自邑宜莫盛於浙之餘姚餘姚故多世家宜莫著於江南之邵氏邵氏以三禮最著宜莫嫺於先師顧邵氏遞起家者三十餘曹而先師獨困諸生諸先師弟子累百遞起家者什二三而先師獨困家食惜也往余小子學禮來游求師諸禮家咸推毅邵次公培字世德其人三厭首而三跋宜擅場余小子幸及門則先師魁然者也其談經也若庖丁入屠牛之垣無肯綮無髖髀游刃恢恢莫不中舞其操經藝也若計然握算而入筦庫居者居化者化決筴所嚮莫不中經凡諸以請業至者莫不解頤請益者

莫不充腹周視羣弟子惟余小子爲眈眈踰年余小子與計偕詣　闕下先師執手語余小子伯玉行乎哉今茲南宮之盟惟正伯伯玉爭長耳卒之果首正伯余小子蓋肩隨之既聞始以經義授主司主司右余小子擧三試而余小子病矣故正伯先鳴藉令先師時天祿與人文其衡石較然矣先師故善酒卒未嘗以酒過問中歲慕馬融之爲人陳絳帳爲樂行年四十有五以暴疾終蓋丁巳某月日也先師未及就木而從弟型季弟甄遞擧于鄉既就木而從弟陛對公車官直指皆近屬也頃者甄最固始贈父德聰文

林郎毋卞孺人先師庶幾乎釋憾矣顧先師三息子長欽祿次欽皐次欽夔世其業而不振抑將有所待邪乃今爲先師孫者四人曾孫一人先師之澤未艾也歲己卯冬十二月丁卯諸子奉先師喪墓祖塋旁冢子則自越來以葬期告嗟乎先師之視余小子猶子也余小子方在草土無能效匠事治堂坊惟茲徵往詔來則弟子職墓門有石吾其右爲志而左爲銘銘曰吾師乎吾師乎其以逢掖當袞衣乎其以呻訊當論思乎魂何之乎其將挾扶搖而凌天池乎體何居乎其將覲析若而撫嵎夷乎已乎已乎洙泗河汾

其阨窮不可勝紀乎吁嗟嗟乎江潭沉寥魂孰與招

馬鬣蕭蕭吾師室是其翹翹

季從弟汪道者祔旌表貞節未婚妻方氏合葬

墓志銘

嘉靖甲子余叔父始者其年舉季子道者則繼叔母莊出也叔以季年乳季必婦少長于季庶猶及于蚤婚而方南寧季女以辛酉生乃盟季女年十二怙恃遞亡叔父毋逆女歸吾門笄矣季依父于堂女依姑于室靳靳未覿一面居五年所命以巳卯十二月七日婚先是七月下旬季溲血病且革囁嚅欲有言女

聞之是殆以吾爲身後慮也因而絕粒將自決以安
季心朔之夜季暴亡無及矣女始面季而親視歛矢
死相從即次而諭者百端若可無死婦以從夫爲義
不夫何從女正色曰吾獨行而遂諸兄淹五年於外
舅姑在則夫在夫一而已從一其誰從第族冢伯臨
喪願託一言而歿旦日余自東郭至女介諸姒自梱
內拜余長跽請曰舅姑未盡之年季弟無祿之祀惟
伯念之未亡人死且不朽于時前已謝吾父若叔父
毋已復謝諸姊諸姒若諸宗皆言願善道吾舅姑毋
子婦以也諸姒持女泣交下需女衣女瞑目自如終

不爲動暮就湢浴盥櫛如常旋乃更衣手紉襟帶既陳襚衣于寢約笥鑰進姑固請曰襚斂惟女暨任之外人勿預中夜自經其光滿室明發就斂其面如生余師舉宗以尊長之喪喪之立仲弟道會叔子無極爲之後于是徐守君成位李令君琯上其事督學李使君學詩以疏聞乃下禮官旌表如令甲守君既銘其碑碑其墓已復率令君若諸文學祭其祠越三年卜兆吉余師諸弟舉二喪合葬舍東之靈塋負兌抱震余業已爲之傳乃今志之且銘之銘曰大姒大姒迪吉循循共姜不貳既儷而親親不及眤烈不殉名

具曰文聖顛沛成仁豈無條枚鞠爲原草未及同牢
溘然偕老千古風聲以當壽考焉鬣一封庶其永保

太函集卷之四十九

太函集卷之五十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六首

明故迪功郎汪次公曁封安人王氏合葬墓志

銘

余徙居東郭盖卜次公為隣歲乙亥余得請歸則次公負未疾踰年矣會比部自留都謁　天子考出入再覲次公比部色憂請留養次公不可　君命之謂何不復而職而宿于家無人臣禮王安人語比部而大母楊故嘗被是疾也亦越八年而終即而父疾未

平而毋在而行矣明年比部以使事報命　闕下三覲次公比部色愈憂固請留養次公不可使事之謂何不畢而事而宿于家無人臣禮安人力遣比部如嚮者言比部則以安人故彊而次公安安人甚寧承志爲養毋寧奉口體以傷父毋心又明年安人驟病膞遂不治盖閏月二十四日也訃至比部自舍中來奔迄于十月二十七日次公即世盖春秋六十八長安人者四年比部杖而過西鄰飲泣而誦次公若安人狀將奉大事屬余志封樹而銘之余備在宗盟敢不敬諾志曰次公名炎字克温其先世右東關久矣

次公父曰良值抱處士之義終焉次公幼孤而伯兄當室毋閲次公甚謹跬步毋出戶庭其于里俗市交未嘗接耳目冠始受室得王安人翁故賈淮揚裝甚具安人弗御也則以織絍佐次公次公嗜聲詩人以爲斂安人風曰吾兩家世受詩書兩翁故以儒輟業君幸修故業第爲博士家言于是次公折節明經補學士弟子既則以增廣入太學困澤宮者三次公席故饒未嘗問家人産中歲從兄受生業僅得五百緡次公慷慨自如日召賓客習雅歌投壺禮安人務以無違爲正畢力拚給之居數年歲用大詘乃始稱貸

資斧就選天官諸豪俠日游次公于顯者門游道益廣延至甲子乃得平湖丞業巳從都市貸千金操券者踵至次公故彊項不能蒲伏伺上官毎退舍輒太息曰吾野鶴而鷄棲義非靑田不食邑有部漕之役丞當行則遣安人帥諸子歸而次公北也各垂橐就道不能行傷哉佐𢆯邑而貧夫婦父子相𥂕而泣安人出奩傾笥畢盡爲行資上官跡都人責息者十餘曹課次公殿量移　遊府典寳尋以大計罷之次公釋漕而歸家徒四壁灑然嘆曰吾志也即一寒如此其猶賢于羣鷄聞者壯之因更自號曰寒鶴嗟乎吏

一也或謂垂橐者爲蒙家厚利謂捆載者爲致名高此其故非余所敢知也安人舉丈夫子一女子三既內夌氏姬舉三庶子安人善凌而右諸庶庶幾樛木之風初比部在外傳善屬文次公竊喜自負月爲會肅諸儒生會家塾中乃出比部于庭相與程藝安人任供具虔毖有加每試即比部勝次公輒喜自引斗酒務盡驩脫不當次公次公怏怏安人亦早脈失色退然若將不勝兩人日幾幾即望歲不啻也丁卯戊辰比部上太常舉進士捷遞至次公目安人而喜可知比受除書得嘉興郡理次公咲曰吾去邑無幾何時

而吾兒佐郡吾終不薄舊遊遂從安人就養郡中意甚得日課諸孫受經藝夜引斗酒而醉二三及比部徙郎署上程書例得並封父毋而次公坐計吏罷罷勿封獨封安人如令甲比部以疏請始復父故官嗟乎次公僅得一丞無過狀而罷望比部如望歲及其有秋也顧不及其身饗之何説也里人謂次公故寛厚長者于人無所不容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固宜其子孫振振矣其名諸子也冢君在前即比部次在易次在寘次在衡其納諸子婦冢則江氏封安人次趙次田次孫舉孫六人長金鉉次金礪次金和幼者金

之金門金城諸孫納婦者三長吳次程次徐其三未
聘曾孫一泰出長孫其擇諸子壻也長者爲王喜慶
次江孝康來岷次葉元佐孫女四人聘者爲吳太學
子次孫太學子其二未聘乃今叔子若長孫皆籍郡
縣博士叔孫受業成均次公若安人之食報者未艾
也往次公將爲毋卜兆得方村之陽屬伯兄主喪不
果葬及覆射而析地比部卒得方村先期掩坎而封
其兆吉巳卯正月辛酉比部奉次公安人喪葬焉銘
曰世德所繇有如川流涓涓可抔汎汎可册迪功優
優不競不絿相彼發崑崙盤巘嵲沃而爲膏腴澄而

爲芳潔駛西極而騖中原何其捷也及夫積石砰礴龍門嵯峨斲而揚沙時而噴雪激之殆不可磯排之或莫能決豈直懸沫千仞流澌百折而已哉又何源也旣擇省括下建瓴何懷匪山何襄匪陵疏鑿無所程其力壁馬無所徼其靈卒之逾碣石注溟渤借曰中否始順末寧委蛇迪功率乃攸行勞莫勞于習坎逸莫逸于撫盈匪秉心之塞淵又何有于平成於乎斯千秩秩天授之吉畀如阜如君子所息

明故封太孺人胡母毛氏墓志銘

萬曆三年御史自長垣獻狀旣論最贈御史父某爲

長垣知縣嫡毋程爲孺人封生毋毛爲太孺人三年召長垣爲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四年秋八月二十四日太孺人以天年終御史奉毋喪反葬休寧匍匐而走東郊泣血告曰毋春秋七十有九顧甚彊祇病浹奄忽見倍孤子宥抵張太史爲毋狀訃無及于此行謹自列狀謁志若銘藉手先生而終大事按狀河南太康毛氏聚族而著崔橋處士賚既舉太孺人莊而慧處士目語太孺人毋安得尟然也者而女之長垣公受室於程不宜子程數爲公内媵女而竟不宜公客太康主處士將卜一姬宜子者人言無若處士

女良公不忍言寧詎敢妄毛公女其人爲公嘗處士處士意業已當公歎曰胡君甠然固宜予女既許諾公逆太孺人西歸歸則嚴事程孺人自以爲得太孺人晚釋家秉授之太孺人內治斤斤易于不倍禮俗大者祭祀燕饗莫不身親舉丈夫子三長即御史御史始在外傅夙夜程督受書始補縣諸生里俗修賀太孺人語御史是惡足賀哉男子有事四方諸生則納屨始也及長垣公即世太孺人事程孺人愈恭程後公九年乃遺口澤太孺人總總治喪事壹如事生屬御史卜兆其山舉父母喪合葬其地吉及御史成

進士令長垣則以安車奉太孺人就長垣舍太孺人
愀然戀戀色進而與御史言若藉父母寵靈幸而有土
乃今不逮父母其將謂未亡人何御史上食太孺人
日報政太孺人諄諄面命長垣即蒲之遺民若弟以
而親遇若者遇而民民易爲治矣每出入日詰御史
而訓之政勿媮刑勿淫斂勿急會 詔久任守令長
垣積勞者五年太孺人拊御史曰大材晚成遲遲益
善太孺人始有家而涉二千里誓歸啗終無繇其在
長垣去太康三百里而近而太康王君爲大名司理
是爲御史同年御史因之求太孺人家乃得太孺人

弟登兄子鶴齡於其里太孺人相見皆掩泣既而抆泣相語曰婦人從人爲義未亡人即遠嫁寃夢未嘗不在故鄉誠不自意桑榆之年乃從吾兒得見手足戚也太孺人既去隣邑而兄子復省太孺人留邸無何太孺人寢疾疾不虞而華御史色憂太孺人訣曰吾不及大耋者一年亦既多壽有幸倚　天子耳目他日當爲骨鯁臣家以貲爲郎得太醫院吏目具章服矣宣受業郡博士得以逢掖從兄冢婦存歿皆被恩諸介婦皆出閤右乃今孫八人曾孫一人皆吾之自出亦既多男子矣彼儻然而富者吾兒薄之吾弟

俯吾巾無憾也顧而父毋之墓木拱矣化者于于然安之我死必更卜一丘毋以我故而干父母地下御史唯唯嗟乎里俗甚遠嫁者雖福不終乃程孺人獨能太孺人而卒以太孺人息子顯小星樛木具在二南無成而代有終地道彰矣太孺人善自求福其在斯乎御史從太孺人命更卜某山以某歲月干支畢窆竁事不佞以通家而從御史請乃預銘之銘曰降太康嬪海陽尸錡釜攝烝嘗躬自下和致祥蕃三息競章相見元子升内堂更五稔治畢張將毋氏樂洋洋承　譽命逮都房冠用翟服有章遷柱下近　高

皇出鏑斧入乘黃仲若季當鴈行繩來許締未央宮
壽毋介無疆胡不憖溘歸藏庚卜吉土騂剛蘄千禩
撫百昌誰其銘侍中郎

明故奉訓大夫知北勝州事潘叔子墓志銘

志曰於乎此故州大夫吾友潘叔子朝言墓也往歲
夏四月十九日朝言即世今歲冬十月二十有五日
諸子廷訓廷讓廷試廷謨廷論乃始舉喪狀任欲北
之園田卜癸丁吉則余嘗預聞其卜矣諸子有事封
樹抵余志而銘之初朝言受室吾宗舉宗快得佳公
子爲子壻及余從朝言入博士舍諸博士快得佳公

子爲諸生公子名絲尚書公曰叔子也尚書公起家婺源孔坊世多顯者尚書公既免居郡乃舍學宫旁獨叔季從迄今守尚書公祀遂占籍郡下邑爲郡中人尚書公故納楊氏姬京師出爲樵陽守癸未楊舉子乳而命之曰樵髫從尚書公之官尚書公出行部所親介部下材官私覿叱弗與通比趨庭終不以得親而渝婉娩歸受尚書公命入山讀書中道飯故人家日且暮止朝言宿朝言竝遣人請命尚書公所然後許之即出比鄰不告不敢舉足毋楊以翁媼獨無養念之深朝言走豎子逆翁媼京師期而待之京口

會舟人疫戒勿入舟朝言卒同舟奉翁媪歸毋大喜既又以翁媪且老無子男力請翁內一姬生子惟鑒翁媪既歿則惟鑒同諸子起居既冠則正席改事之曰吾舅也尚書公既捐館舍朝言從伯仲執喪尋簡留京師上書請　郵資斧悉已之自出無預諸子會中伯仲奉嫡毋程淑人終故邑程馮几而訣伯仲獨惜不及見緣季弟綸諡與朝言同毋綸彊幹諸錢穀出入悉屬綸獨脩尚書公遺事而代其終諸齋用悉自任綸秉間進曰昔人恥獨為君子將令綸終不得為先公子乎于時客奉滋煩綸倍朝言而陰助其不

給綸中道妖朝言如失左右手拊二孤宿帷堂語者子曰季絕口不言二孤謂吾在無庸託耳二孤即吾子也於是諸子以陰助客奉告悉歸二孤朝言慨然類尚書公英氣勃勃雖在逢掖屈首受博士書顧虎覩鷹揚喜兵法故從外王父楊翁受射已復從山東樊氏受槍居常慕汲長孺馬伏波爲人慷慨自許每中夜不寢拊床奮呼大丈夫不死龍鱗則死馬革等死耳寧能壅戶與昆蟲俱死邪嘗單騎北游行刼者遮道抽菔矢下蜚鳫行刼者辟易避之嘗客胡督府行間督府請虚中權以待公子朝言佯諾卒拂衣歸

嘗從督府與淵閣賈豎子以衝突坐軍正賴朝言力
解罷之旦日賈豎子奉百金爲朝言壽朝言謝曰督
府之德也絲何有焉及督府逮行郡中故附督府者
率反噬以避連坐朝言弱唁督府諸子於獄極口稱
督府寃會群盜千人入婺源且薄欲斬將奪門入
壁洋湖郡守相言直指使召朝言朝言謝不往使者
曰生行亦贊幕中畫耳非直以衝鋒破敵爲生朝言
作色曰生非衝鋒破敵之難難於越俎使者門此父
母國也寧辭朝言勒壯士六人與俱視賊方嚮笑曰
彼張欲渡渡則境內殘矣吾其先薄之彼岸奪其志

而扼之就河濱得小艇三部分六人為三艇朝言嘗
賊壘進艇二艇鶩鸛從之賊乘勝無前軍視六人猶
六鷁也且退飛矣將濟朝言引弓一發中朱衣酋賊
大驚已而垣中數賊璣辟易退保故營旦日則一捍
夫搴旗且用人禡旗下作氣以示必渡怵我軍朝言
更一發殪搴旗旗仆已而殪首禡者則其次酋賊悉
衆趨下流計淺處可渡下流業已有備朝言復引弓
當下流賊且卻則躍而登岸從之諸軍乘勝遞登城
踉蹌遁出境部使者聞提則遣材官勞朝言既班師
朝言儒服入謝使者避席曰偉哉國士直將右習

劌而左之夫以一矢箠聊城視魯仲連摭矣朝言謝曰即使君不以越俎爲罪鯫生何敢以天幸爲功都人士既壯朝言且益多其不伐即朝言以用武著顧惟脩行爲兢兢居家則父事簡肅公居鄉則嚴事江方伯民璞周游而求先聖之道則師事大司成安福鄒先生太史毗陵唐先生吉水羅先生太常究陵周先生相友而莫逆于心則兄事秣陵楊道南焦弱侯自惟骯髒負氣務折節爲退讓爲舂容故受知督學周使君置高等而縣諸生方頎靜顧居下朝言之使君願以身下之既復以講道受知耿使君使君方

以礪行主功令按七校之士輒首朝言古者薦士則
賓于鄉乃令羣之諸生非所以待不羣也潘生三物
具矣其幣聘之以待賓興且授之廩朝言力謝曰明
公廩士以講學或者將騖空談廩士以循名或者將
市虛譽是一絲不足以爲多士勸而適足以爲多士
懲惡用絲也使君益高其義徧檄南國而廣厲之卒
予廩會有例當補貢使君復屬朝言朝言操觚者言
辭益力使君不許卒彊應之既上太常　廷試第一
頃之就選部余方奉使行邊竊計邊邑多毁安得文
武具備如朝言者爲之保鄣遂移書朝言都市行且

籍君從姦之訴言力謝曰明公不善俯而詭隨不肖不善仰而過咜脫明公內稱不避爲國非私夫人或不能以不俯諒明公又安能以不仰諒不肖大司空朱公故爲婺源令雅善朝言朝言得判嚴州乃始投謁蕭御史出按浙習許司成司成謂朝言固請紹介而見之御史朝言力謝曰下吏禮當見固公見之茲藉太史公先談則私謁矣御史法在無私絲何敢撓御史法嚴州邏者數爲暴法其太甚者十餘曹上官以爲能遞署分水建德二縣事所至問民疾苦簸其便宜𧺆分水僞增者千丁損建德歲費者六百舉絜

爲令俾世守之所部檄朝言督歲幣則歲幣良督軍儲則軍儲足然於王家縣戶無顗秋毫坐不貲羌庫吏胥費稍溢朝言率自取足無所覬覦戶部檄藩司補給之郤弗受會末疾作旬日始移竣事而還輒上書請老所部急朝言甚書八上始得歸然猶以使事行計且擢去無何檄至得北勝州越明年戊寅疾竟不起春秋五十有六耳方其少而矍昔翩翩乎節俠哉既壯而論兵即衛霍安足道也中歲學道奉其身以禮義之塗推之後則獨行引之前則郤步營從耿使君譽故大宗伯不亦有道之士乎哉使君領之曰然

其人則天下士也惜未聞道耳朝言亟然自失退而
負墻吾平生擇地而行去道則猶千里不幸而不聞
斯言也吾甚以索埴終疾且深顧語諸子吾終身誦
法孔孟有味乎其言者兩端居常則曰志士不忘在
溝壑遇疾則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惜躬行不逮
耳精兮天假之以年佚之以老吾安知其所税駕哉
銘曰仲尼之徒厥有兼人浮海得師治蒲得民有勇
知方信而有徵取材則詘用壯則羸始以税冠終焉
結纓堂而未室大有徑庭伊人後solid先民是程則其
威敵倬有善經則其拊衆倬有賢聲精兮竟其所施

殆足以治千乘而行三軍至若折節強學退讓恂恂
謀不出位力不讓能雖曾氏之所畏姑舍是而睎潛
心借曰未逮殆庶幾乎今之成人

明故瑞州文學誥贈奉政大夫徽州府同知龍
陽丁長公配宜人熊氏合葬墓志銘

丁長公曁熊宜人之生也並以正德戊辰其殁也並
以隆慶已巳守君方貳姑孰則自姑孰奔龍陽越六
年守君起家貳吾郡越三年課最贈父奎爲奉政大
夫徽州府同知毋熊爲宜人又三年守君始遷大理
人言郡丞去守跬步耳守君之自丞而守也歷十有

二年大理即滇䐜區去新都萬里矣守君謝曰應賓佐郡無狀安敢睨專城往奉藁椹譚明山形家擬其不合茲且改卜得兆燕子山滇道不避里門幸哉可畢大事孤上願也惟此墓門之石敢徼惠司馬公不孝越在倚廬閒此而戚戚同也爲之志曰丁長公生龍陽其先世家太平里及徙而里壓春也世受鹾𦶜處士永成逆全氏女少不宜子中年首舉長公幼從外傅楊教授受書善記誦處士直以姑息著愛戒教授勿勞教授陰授博士家言不及聞處士處士偶入塾教授方據案程長公藝冠諸生處士得狀大驚誰

爲此者教授應曰奎也處士始聽長公卒業而歸敎
授功能翁息女少孤翁弟故爲學正學正多長公所
就業則以兄女字長公長公昆弟十有一人冠而字
之曰啓運年十六婚宜人宜人操内治以贊長公由
由然無郤顧明年長公補縣諸生籍每試輒首諸生
丙午得一當主司會在事者持之彊乃罷先後八戰
皆不克歸太息曰余小子終不能以萬鍾爲祿養乎
無寧以半菽爲善養耳處士故喜賓客長公亦廣交
游宜人主中饋辨應之往往輟口腹以佐供具長公
旣多異母弟比皆受室食指浸煩兩人務以身爲諸

弟諸姒先卽手劄秋毫各當所欲長子應元早天再
索而得守君幼授守君春秋經術日起長公諄諄乎
命之也吾幸而具父母顧不能徼一命中父母驩孺
子幸而具大父母藉能爲而翁一洗之其逮大父母
顯矣辛酉守君舉楚明年長公薦澤宮乙丑守君成
進士令平湖其年長公補瑞州文學長公謂父母且
老力請無行處士公正色曰若繫余二人廢　君之
命非直上負　天子抑亦下負教授君學正先生卽
竊章服何爲者强而就道留三月乃歸遺書平湖而
翁業已就子舍賴先世之薄田在可供粢盛幸大有

年可具甘毳若第為清白吏毋爲大父毋父毋羞守君唯唯長公春秋且長更卜勝人里婦私謂宜人長公之日昃矣所不足者非子也胡爲乎招夸父以逐崦嵫宜人謝曰吾舅幸多男非一毋也家丈人之爲是卜也固亦多男之貲毋俾仲爲獨子卒之守君得二姓長汝金次汝錫汝金亦二姓長俊次倫此皆逮事處士公盖五世一堂矣鄉曲誦長公義時緩急而振貧窮比將終焚篋中券以數千百計曾不及偕老僅踰耆者二年惜也銘曰歲在龍虵同生同死倬爾開先文學卒史繪純錦衣承家令子惟令子以　譽

命自天朱輪赤芾堂斧周旋虞卜吉壤貽燕萬年於
乎其斯爲君侯考妣之新阡

明故禮部儒士孫長君墓志銘

海陽之東里曰草市于歙北隣諸孫相望而居其西
最王處士玄演爲長君父故以貲豪及長君生則癸
巳五月五日也處士咳而名之曰文郁冠而字之曰
微附于是處士命長君儒長君儒矣未及卒業長君
薄爲儒擧宗賈吳輿率用積著起于是處士命長君
賈長君賈矣未及化居長君薄爲賈憮然嘆曰使吾
以儒起家吾安能以臭腐爲粱肉使吾以賈起富吾

安能以質劑爲詩書令肎　詔下大農長君以貲藉禮
部儒士誠願以縫衣入上國不願入官歸而喜稱詩
凡諸五言七言莫不立就喜購古器凡諸盤盂彝鼎
莫不具陳喜結客凡諸博雅君子莫不聞名喜游所
至名山大川莫不登臨周覽居鄉善事不佞若江方
伯民璞程太守德良王文學仲房方孝廉元煥客游
善事徐方伯子與陸司馬伯安長君受室于方繼室
以鄭方舉冢子明傳納婦于程三家望吾邑中世婚
媾長君既舉吳興授掌記比年一出程督之及冢子
亡中年一出市舍群居若垤即跬步無所容舍後爲

漸江之下白沙彌望長君業已樹竹千个遂指地爲沙上園比訖工長君彊年耳既又爲堂左个曰吾從此老矣自署曰老吾堂命二豎子習吳歌雜以越謳客至輒援筆爲新聲授二豎歌以佐酒長君即自託于放達猶汲汲于人倫先是處士主毋餞則長君脫次君倍處士即世長君傾槖中分之及喪次君如失左右手長君既葬毋形家以爲不祥卒之掘地有水徵將改葬不得卜由是愈益鬱鬱竟以憂患終焉舉宗爲祠第家人產而賦三等長君歲入逓損客奉滋煩當是時堇堇中人產耳長君趨義若渴慨然而受

上功里媪有子而教女俯仰待盡長君時其饑授之食
寒授之衣窮無所歸授之環堵之室寠人或以里媼
爲口實長君悉餘力辨給之園近水濱繕方舟以濟
渡者昔夢神人與語詰朝願藉君手拯溺人蚤起而
漲漸江亟集利涉者具舟以待俄一覆舟自上游下
乘漲若翔四人者緣舟浮沉力竭矣麾舟師截流而
進悉活之明年滕人陳舉子明芝今十齡矣聘由谿
程氏息女待字者二人余既禫明芝以衰服見則奉
漢陽公狀請志若銘歲杪將奉先人柩葬西山先
人望公一言久矣余詰之曰而大父母迄今未葬若

疇能墓而翁不墓胡志不志胡銘待若成人襄事不
後明芝孺子泣曰毋命也孤寧乞言待墓無寧樹墓
待言始舉宗止孤若毋以乳臭恩司馬毋命否否司
馬善而先人兒勿憚司馬嚴茀百稽顙以請嗟乎富
貴壽考則夫人享之長君以節俠聞加夫人一等宜
富則厚亡宜貴則終困宜壽考則不及艾者四年天
未定也幸然明芝爲之後長君于是乎有天傷死弔
生禮道不廢余既已知之矣則預爲異日者志之銘
之銘曰君也曰強戶孟嘗而園辟疆君也日益游髙
明而稱古昔君也罔極躬不閱而後則恤君乎于思

生遺柴而歿盡哀

江叔先葉葬墓志銘

江方伯四舉子而才叔先則其叔子歲庚子方伯舉
明經冬十一月丙午叔子生遂命之曰可登叔先字
也吳夫人三索皆男子遲躬乳之越三年乃復乳季
叔以齒差近仲卧起與俱叔旦暮不習於寒仲率以
身先叔衣授燠食授溫方伯心竊多之兩人者眞手
足也癸丑方伯以客部奔喪服闋而待次天官叔從
之北于時巧宦衆路方伯留滯京師叔孺慕吳夫人
蚤夜飲泣方伯嘆曰此人子無所解於其心者也吾

固當南遂上書得南駕部行而後叔喜可知也方伯
出爲信州守諸子畢從雖叔幼清顧薄經術比之郡
請治博士家言方伯則以時過苦難不許叔孳孳挾
筴治漢史記漢文選及唐名家詩公退食輒執策質
疑义之且氷釋矣公命操觚奏記無不當其心諸昆
季皆曰叔自舞夏以迄于今夫勺象何啻千里其後
方伯進左轄入黔中則以單車行毋勤妻孥于遠叔
跽而請曰大人春秋耆矣兒固請從既聞得謝歸而
後叔喜可知也及方伯季年肺病甚伯氏當戶仲病
且羸季受業成均叔獨任扶侍病既革叔以宵衣御

牀下十有五旬既奉諱盡哀踰常內損而不自覺方伯故守清白無所遺諸子受室皆閭右家各持其裝息子錢於城市叔語昆季良賈務轉轂四方吾儕墨守一隅非策也蕪湖爲三輔赤縣當衝著之區往而市糴猶不失爲本富行矣時吳夫人無恙未幾而棄梱㮰計聞叔擗踊幾絕蓋不得事毋如事父怛然自傷比來奔崖崖骨立內損有徵矣會有　詔里畝經賦里選公正一人董其成三老豪傑首擧江可登其人長者即爲方伯公子孝友恭儉外內無間言嘗室近屬之鰥令各有子比隣或待之舉火未嘗以德

色居之如得其人宜足爲境内率叔既受役二昆爲之後先屬故開府程督無董幸速成以希上賞叔從二昆日夜從事五官四體辨應萬端合引則操筆而圖籍之投筆則執引而彊理之暮而會成旦而獻狀即勗勵不能以瞬莫不釐然中經籍而登之較若畫一既畢事而心力竭矣城社或以不逞侵叔叔理之廷然終不得于心不無怏怏重以積勞嘔血賴良醫吳伯高而平叔婚於曹益中丞公曾孫也舉二子長子惠次子翼子惠聘蔣太學汝漸女是爲余淑人兄子翼聘程太學子方孫女則余結其成矣汝漸有叔

弟曰汝賢者於余婚姻會有違言余居其間不解叔
正色謂汝漸曰公謂司馬公不若王彥方邪不解者
何也且公嘗受毛氏詩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
猶矣乃今勝則公弟勝也猶公勝也負則公弟負也
猶公負也與其爲鼠雀無寧爲鶺鴒二蔣皆敬諾遂
罷勿爭癸未春叔復語仲吾父黨起秋浦甚地襟帶
江湖且物産饒於蹲鴟何有吾兄亟往俟公事畢登
請從仲以爲然乃先發叔以秋七月至意氣自如仲
逆而喜曰幸哉叔庶幾無疾病與今茲勞矣神益王
矣遂相與籌贏縮審便宜叔渡江而大樅陽宿査林

市糧如鄉法江以北故纖嗇客秦無良仲遺叔書窮鄉毋過自苦叔愈益攻苦茹荼如飴少暇則登名山率以徒步當車馬頃益勞苦嘔血數升仲忽心驚質明而至與病會遂輿疾南渡將挾叔東歸叔笑曰昔人有言天地逆旅大丈夫固當家四海無問死生仲趣歸請吳伯高伯高測其不治從兄伯生以世醫往既至而技亦單仲詰遺言弟張目目仲訣曰吾業已倍二親即客死無憾獨大事未畢是在二三兄弟任之幸爲我謝司馬公願乞一言爲吾婚氏將次公壽吾暝矣蓋冬十二月巳巳行年四十有四云仲舉喪

歸葬赤嶺之陽以待吉嗟乎自方伯以躬化諸子姓帥家教而善相觀乃今邑中貴公子若而人槩諸孝友無若江氏及叔以中道殞諸昆弟若損四體之一而嗷嗷然相嚮失聲旣歸其喪卜其兆安其寡立其孤叔卽未艾猶以天年終禮成矣伯仲若季三及吾門將徼惠於泉下吾無所辭避遂劘咫尺之石其左爲志其右爲銘銘曰立則磬折行則循墻謂爾傴僂爾則昂昂昂序言觧紛千室受藉謂爾雎盱爾則無射宜爾多壽中壽不盈宜爾多富中賈不贏嵩崇胡者爲黔爲阬抑命靡常信天難諶有瓌驊剛有條有

肆居室東隅廣柳斯憩誰其上之二昆及季誰其封之本支百世

太函集卷之五十